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七十

叙官 一

官班 二

爭長 三

三公 四

宰相 五

叙官 一

白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列貴賤者存乎位 易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 書官

設居方 各設官使居方慎簡 乃僚俊又在官 無曠 庶德

懋懋官 允釐百工 理亂在庶官 策名

黃帝以雲紀故為雲師 炎帝以火紀 太皞

以龍紀少皞以鳥紀故為鳥師以鳥執秩晉

公作執秩以正其身之所庇謂大官入財為官

馮翊以黃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頒官分務官修其方景

訪曰夫吏者人之師爛羊後漢更始所置官多

養中郎將爛羊頭封列侯狗尾續晉趙王倫篡位取

都尉皆濫授珥貂蟬者二百餘舜命九官六職狼

牧羊揚泉物理論武士宰民猶使狼人代天工

賢為國寶官執人柄官無滯事寘彼周行策

名委質善於其職當官而行委之常秩

官邪由國家之敗授方任能政有經矣為大

政酌於人百官承事筮仕有位於朝

官不易方業方官庇其司官人國之急也物

有其官官修其方陳力就列熙帝載亮天

縻王爵朝行命秩設官分職周干祿及

門仕進將仕然後官之大司馬辨論各揚其

職揚舉官壞禮政荒散民智效一官莊子守道不如守

官屬官孔併省外官張延賞時議遣劉玄

言今官繁費廣州縣殘因宜併省其負即詔上

州留上佐錄事參軍司戶司兵司士各一負餘

參軍留半中州減司士上縣令尉具中尉省尉

京兆河南府司錄判官赤縣丞簿尉各省半餘

府準上州詔下內外百官分職上下相維崔沔

始怨唐列五十二百官分職上下相維崔沔

喜論得失或曰今中書宰相承制雖侍郎貳之
取充位而已汙曰百官分職上下相維以成至
治豈可俛首懷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古者
祿耶列五十四計人置吏不肯虛設古者
省吏負誠救弊之切也昔臯陶作士今刑部尚
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契作司徒今工部尚書
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工部尚書
則二契也伯夷為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
二伯夷也伯益為虞今虞部郎中水使者則
二伯益也伯景為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
輦奉御閑廐使則四伯景也古天子有六軍漢
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凡將
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資日加且漢置別駕隋
刺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軍者參其
府軍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直遷易不
同兩詎有事實哉設官各以其事治杜淹建言
誠宜斟酌繁省稽期請以御史檢促太宗問封倫倫曰設官各
以其事治御史劾不法而索按求疵是太苛且

侵官淹為官擇人勸叔倫齊映劉滋執政叔倫
默然望雄輔者有司銓擬皆便所司此非為初太宗

官擇人為求治之術映等重其言初太宗

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

是時已有負外置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至於

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又有置使之名

或因事而置事已則罷或遂置而不廢其名類

繁多莫能徧舉自中世已後盜起兵興又有軍

功之官遂不勝其斜封官安樂公主與太平等

濫矣唐百官志斜封官七公主皆開府而主

府官屬尤濫皆出屠販納貲售官特進榮亞三
降墨勅斜封授之故號斜封官

台品居第二李德裕贊皇一品制集特進榮亞

重寶融則何以膺文試效官武闕守禦薛登超

是寵章允茲瞻望文試效官武闕守禦薛登超

資越序曾無難韓歷臺閣顯級張洪靖少有令

宦海仙傳拾遺曰顏真卿舉進士登甲科有道

補仙宦不宜自要官華使唐史劉晏要官重官沉於名宦之海

累使唐史字高官厚秩龜茲傳高官厚秩士大夫樂也

官班失位附

自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不守其位 名以出

信信以藏禮傳易則生亂過則有刑登降有數 序

守各以名愆禮禮順官邪由官邪也所宜守以等威

豈可易其紀律苟無區別則有表儀爵命 正其服位

禮修其班制禮苟命數之或乖於禮容九命之

數自上公至禮命禮等衰列禮失則昏名失以

儀辨等則人不名以器分禮由慎守官恪居官

常秩彝命秩 列官分正位正上下正辨爵之

義傳曰朝有著定著定列表著之位所以昭

事序也 貴賤有等禮禮辨等列 十等傳人

等九儀九命書曰天秩有禮有尊卑引之表儀

傳何以卑我孰能宗子小宜事大卑不賤宜事

貴少不同儕異數降尊就卑上替貴貴禮貴貴

於序從禮以端端正貴爵禮而尚齒無序立

無序則易班辨位易亂抗禮 周班魯人以周

忽以其有任齒魯公謂薛侯曰寡人若鄭忽怒

於我孔張懷慙於韓信羞絳灌彭寵耻吳耿將

後鄭忽乃長既同列爵於朝亦何進不敢與任

為齒未可黜王爵國章朝儀犯貴比雖九儀之

辨貴宜三命通班不列品制班高卑殊品拜揖

以貴下賤雖聞於降尊就卑恐違於情非自下

禮豈官以命分位由孔張失位傳鄭伯享韓宣

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君子立不易方

易齒位相序禮設儀辨位正朝廷之儀辨貴

位錯立周禮禁錯朝以正班爵之位傳序當其

次會有表位也廉頗耻在藺相如下後來

者居上及黜曰陛下用人如雜居齊齒屏風

分隔後漢鄭弘字巨君為太尉舉第五倫為司

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尚齒禮曰朝同孔序班

通乾觀象門朝日殿上設黼辰躡席熏爐香案

朱衣傳呼促百官就班文武序班于通乾觀象

門南武班居文班之次入宣政門文班自東門

入武班自西門入至閣門亦如之夾階校尉十

人同唱入畢而止宰相兩省官對班于香案前

百官班如殿庭先一品班次二品班次三品班

次四品班次五品班每班尚書省官為首唐儀

衛志班行再肅穆肅穆璜珮鳴琅璆亂班唐

亂班珽失色眾皆悚伏

朝陪香案班元朱紫

朱紫

相參差

寄隱客詩况逢多士朝賢雋若布
某班行次第立朱紫相參差同上

爭長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

年以長則肩隨之長幼之節敬長少不

凌長少長有禮人猶犯齒一日子曰以吾

爾慮以下人相下自忘彼肩隨序齒比

序齒燕毛何以卑我奚獨後予小宜事大卑不同

儕晉鄭同儕商周滕薛之爭絳灌尚齒見官

序從進下凌上替降尊將後鄭忽乃長任齒薛

爭長公謂滕侯曰寡人若以敬事長則順見孝

無序禮立而無序傳五叙無官豈尚年哉謂康

叔之兄有五有儀抗禮儀失周班魯人以周班後

人皆無官也怒亂行位辨我先人禮繆游禮順而與我齒將

汝廉藺藺相如位在廉頗上頗曰我有攻城野

容不忍為之下見必辱之相如聞之恥同列費詩

舉漢中王遣詩拜關羽為將軍羽聞黃忠為後

將怒曰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拜詩曰蕭

曹親舊而陳韓忠命不可以後之滕侯曰薛庶

在上云云羽悟乃拜莫能相下也子哲孔郭崇韜不欲馬紹宏

在巴上郭崇韜與宦者馬紹宏俱為中門使而

密使而崇韜不欲馬紹宏在巴上乃太宗即位

以張居翰為樞密使紹宏為宣徽使

第功班賞

以杜如晦等功第一餘皆以次叙封

今元齡等以刀筆吏更居第一臣所未論帝曰叔父兵誠先至然未嘗躬行陣勞今元齡等功第一此蕭曹所以先諸將也商周不敵晉鄭同儕易判德非

心競禮失肩隨

同上

三公

白論道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為三公論道經邦

鼎司

三公者鼎足

神化丹青

天子設三光以照明明

理故公卿者四海之表儀

四輔

誕保文武受民

大文武所受之民治之

三公德成官正

設四輔

為我四維之輔書九

三公三槐

三公位也

三公上應台宿

後上公庸

爾為上

司分鼎足

台階五嶽

三公象五嶽禮演圖中輔云

三公為贈刀

以贈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必

為害以子有台輔之量故父子

其長子為司徒

相贈後祥果為太傅晉三

父子

代未之有也晉七

黑頭

府諸葛恢為臨沂令名亞王導庾亮謂曰明

也晉四

七為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公

等每朝稱疾避廣時

王祥不拜

晉王祥荀顗往謁

與王相去一階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輒拜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愛人以禮及至顗

遂拜而祥獨長 **何曾拜** 曾字穎考與高柔鄭冲同為三公 竭晉王曾拜

盡禮二人長 **領兵** 舊制三公領兵皆交戟及頸

子始復此 **臨軒懸樂** 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

殿庭下有司奏非祭祀宴享則無設樂之制太

常蔡謨言凡敬其事則備禮禮備則有樂晉志

一相 **陶侃** 士衡有善相者謂曰君左手中指有

刺之血灑壁成 **折臂** 人相羊祐先人墓當有受

猶當出折臂三公俄而祐 **鼎足承君** 彭宣云三

君一足不任則覆 **不案吏** 郗吉事 **孔** **太尉司徒**

亂美實前四一 **司空各一人是為三公皆正一品佐天子理陰**

陽平邦國無所不統 唐百官志 **故事臨軒冊拜三公**

中書令讀冊侍中贊禮 或闕則宰相攝事晟當

書崔漢衡劉滋代 **位三公不可辱於賊** 李光弼

攝唐張延賞傳 **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光弼麾旗三諸軍爭**

奮賊眾奔敗斬首萬餘級俘八千餘人馬二千

軍資器械以億計始光弼將戰內刀于靴曰戰

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有一不捷當自

勿以謝天子及是西向 **三公不居宰輔惟王思**

拜舞三軍感動本傳 **禮一人** 王思禮上元元年加司空自武德已來

二十烏氏三公一人重胤 唐宰相 **王氏三公二人**

營州有思禮河內有智興 同上 **公亢極本待勳**

臣 其間或用時賢皆是元老李贊皇品制集

宰相 五

白阿衡

詩實惟阿衡左右商王

注云

謂伊尹

補

袞

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股肱

書元首明哉

作礪

濟川

舟楫作霖

高宗謂傳說曰若金用汝

楫若歲大旱

麴蘖

鹽梅

若作酒醴爾惟鹽梅

啓沃

沃朕乃心

翼戴天子

二八

八元

立身於二

八致君於

致君堯舜

堯舜其心予不克俾厥后惟

執政柄

黻皐

實執人柄

國政

之所圖也

實相以濟翊萬樞

納百

佐命

注

意

漢陸賈曰天下

周召蕭曹

以道佐人主

老子

社稷臣

具瞻

光輔

爾光輔

保衡

伊尹也言

安垂拱仰成

言天子垂拱

良弼

書曰夢帝

良臣

惟聖

言此良臣

當唐虞之聖繼夔龍之功

當堯

朝居蕭曹之任當三

左相右相

湯以伊尹為右

相仲虺為左相

問牛

邴吉為丞相見牛喘問

夢得

高宗夢得說

良弼乃俾以刑旁求于天下

曠位

危而不持顛

焉用

安用彼相

死

君之卿佐為股肱股

彼相

安用彼相

死

肱或虧何痛如之

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無罪也

謝病

乞骸

韋賢張禹為丞

相開東閣

謝病

乞骸

相並請老乞骸

骨賜金

出征

又

漢文帝時

地丞相灌

父子

子平晏亦並為丞相故漢代

父

後為宰相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同東西

品高者亦然惟三公三師中書令則否

臺三品其後改易官名而張文瓘以東臺侍郎

平章事入銜永淳元年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

章事平章事入銜自待舉等始議事於政事堂

自是以後終唐之世不能改

初三省長官議事於門下省之政事堂其後裴

炎自侍中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開

元中張說為相又政事堂號中書門下列五

房于其後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曰兵房四

曰戶房五曰刑禮房宰相事無不統故不以一

分曹以主眾務焉宰相實欲重其事而反輕宰

開元以後常以領它職為節度使時崇儒學則

相之躰故時方用兵則為鹽鐵轉運使又其甚

為大學士時急財用則為國史太清宮之類其

則為延資庫使至於國史太清宮之類其類其

多皆不足取法不於帝前殺賊取功而苟欲剽

故不著其詳

掠成惡名乎

劉崇望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卒左右植立將大掠長安中俄聞傳呼宰相來

者門闕崇望駐馬勞曰上自將在中營公等禁

軍也不於帝前殺賊取功而苟欲剽掠成惡名

乎士皆唯唯至長樂門賊望兵至乃遁去軍中

咸呼萬歲是日京言作威福者疆兵重鎮嫚天

師不亂繫其力

子灋許國師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為左

圍師愛書可示之俄坐其子獵犯田有辭怒

而謝之圍師掩不奏為人告擿帝讓曰宰相而

暴百姓非作威福乎圍師謝且言作威福者疆

金甌覆宰相名

崔琳初玄宗每命

抵遂免官

書琳等名覆以金甌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

名若自意之誰乎即中且賜酒太子曰非崔琳

帝欲相之數矣以族大恐附離者衆卒不用

阿匿取容無所薦達楊再思居宰相十餘年阿

不喜者毀之所喜者譽之畏謹足恭未嘗忤物

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荅曰世路孔艱直者先

禍不爾豈入朝有車陷於溝坊門以襪再思

全吾軀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遣我艱于

行再思遣吏謂曰爾牛自溺不得獨責宰相

軍國重事宜共平章實懷貞踰年復同中書門

國史又以尚書右僕射兼御宗紀中書門下三

史大夫軍國重事宜共平章宗紀中書門下三

品韋后安樂公主親賴之不為士議諧可專以

與紀處訥為黨世號宗紀不為士議諧可專以

祠解中帝意有所襍被大抵類巫覡乾元三年

俄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大兵後

天下願治與望輕不為士議諧可既驟得政中

外悵駭乃奏置太一壇勸帝身見九宮祠帝由

是專意他宰相文武兼張仁愿景龍二年拜左

議不能奪宰相文武兼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

三品宰相文武兼者當時稱不減堂饌初張文瓘

李靖郭元振唐休璟仁愿云不減堂饌初張文瓘

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

務待賢才也吾等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

減以自取脂韋自營蘇味道延載中以鳳閣舍

名眾乃止脂韋自營人檢校侍郎同鳳閣鸞臺

平章事歲餘為真味道所發明脂韋自營而已

其為相特具位未嘗有所發明脂韋自營而已

謹身諄諄自全豆盧欽望進文昌右相同鳳閣

射平章軍國重事欽望居宰相積十餘年方易

之三思等怙勢宣丞窺問王室戮忠戚缺冀非

常不能有所裁抑坐政事堂終日不休崔元綜

獨謹身諄諄自全坐政事堂終日不休崔元綜

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性恪謹坐政

事堂終日不休偃尤護細槩外若謹厚而中刻

薄每受制鞠獄必澡垢索疵陳書傳善言周允

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宴宰相詔陳書傳善言

允元曰耻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劾奏語指斥

后曰聞其言足**狄仁傑**請還廬陵王狄仁傑拜鸞臺侍
以誠安得為過郎復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召謂曰朕夢雙陸
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
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
且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
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陞
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
三思為後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廬陵王
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附姑后
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初吉項
李昭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回惟仁傑每以
母子天性為言后雖忤忍議論諄諄必傳經義
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必傳經義凡所規獻得大臣體
郝處俊自秉政在帝前議論諄諄每以用人為
先朱敬則及執政每以用取日虞淵洗光咸池
狄仁傑贊曰武后乘唐中衰操生殺柄劫制天
下而攘神器仁傑蒙耻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

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溫
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
飛世以**明達有謀**王博昭宗拜右僕射遷司空
為名言**明達有謀**初中官權盛帝欲剪抑之自
石門還政一決宰相羣臣不平構藩鎮內脅天
子搏曰人君務平心大體御萬物偏聽產亂古
所戒也今闖人盜威福偏制君上道路人皆知
之方朝廷多難未可卒除當徐以計去之事急
且有變崔胤與搏並位素忌搏**父子並為宰相**
明達有謀即劾搏為中官外應韋嗣立初嗣立代承慶為鳳閣舍人黃門侍郎
承慶亦代為天官侍郎及知政事父子並為宰
相世罕**大事當白**陸元方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其比**大事當白**后嘗問外事對曰臣備位宰
相大事當白奏民**宜幹樞近**陸象先景雲中進
間碎務不敢以聞事初太平公主謀引崔湜為宰相湜曰象先人
望宜幹樞近若不者湜敢辭主不得已為言之
遂並知**真宰相**杜景佺載初元年同鳳閣鸞臺
政事

相以為為祥眾賀云云景佐獨曰今草木黃落而
木復華漬陰陽也竊惟陛下布德施令有所虧
素臣位宰相助天治物治而不和言禄山反見
素拜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禄山
表請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帝許之見素不悅
謂國忠曰禄山反狀暴天下今又以蕃代漢難
將作矣國忠不應見素曰知禍之芽不能防見
禍之形不能制焉用彼相明日當懇論之既入
帝迎諭曰卿等有疑禄山意邪國忠見素趨下
流涕且陳禄山反明甚詔復位因以禄山表置
帝前乃出帝令中官表思藝傳詔曰此姑忍朕
徐圖之由是奉詔然每進見未嘗不里人呼坊
為帝言之帝不入其詔未幾禄山反

門為宰相

宋務光神龍元年大水書今霖雨
即閉坊門故里人呼坊門為宰相謂

先德望後文藝

李甘累擢侍
御史鄭注侍

能節宣風雨天工
人代乃為虛設
講禁中丞宰相朝廷講言將用之甘顯倡曰宰
相代天治物當先德望後文藝注何人欲得宰

相白麻出我必壞之既而麻俾對別殿母拜白
出乃以趙儋為郵坊節度使

中懿宗立拜司徒門下侍郎還平章事數月足
病不任謁固求避位不許中使者勞問俾對別

殿母**沉厚有謀能斷大事**張柬之姚崇為靈武
拜

為相者崇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
老惟亟用之即日召見拜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不能當美罰惡魏元忠相武后有清正名至是
輔政天下傾望冀幹王室而稍

憚權侍不能當美**宿中書十四昔**郭元振同中
罰惡譽望大減

玄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
伏外省獨元振摠兵扈帝事走宿中書省十四

昔乃**其治委碎**韋巨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其
休符斂克不少蠲雖

收其利然下多怨**姚崇十事**姚崇徙同州刺
宗講武新豐密召崇崇至帝曰卿宜遂相朕崇

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

謝帝怪之崇因跪奏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
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曰垂拱以來以峻法
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
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任佞冒竊
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
臨朝朕古之任出闕人之口願宦堅不與政可
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寢亦為之
臣請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王更相用事
班序荒雜臣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
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爭武后沮折臣願
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
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
造可乎漢以祿莽間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
推此鑒戒為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
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帝賦三傑詩

宋璟為左丞相源乾曜為太子少傅

同日拜有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尚書省東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

刑 璟為宰相務清政 **唐史** 臣稱崇善應變 以成

之務璟善守文 **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獨前**

稱房杜後稱姚宋 何哉君臣之遇合 **燮和陰陽**

蘇瓌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大臣初拜大官獻食

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及侍宴宗晉卿嘲之

帝默然瓌自解於帝曰宰相燮和陰陽代天治

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衛兵至三日不食臣

實不稱職 **相得歡甚** 蘇頌帝曰陸象先歿紫微

不敢燒尾 **相得歡甚** 侍郎未嘗補朕思其人無

易卿者頌頌頌首謝明日加知制誥給政事食給

食自頌始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與

盛矣 本伴食宰相

盧懷謹開元元年進同紫微

帝前敷奏璟有未及或少屈頌輒助成之有不

會意頌更申璟所執故帝 **瓌頌再世稱賢宰相**

未嘗不從二人相得歡甚 **瓌頌再世稱賢宰相**

懷謹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峻涯檢抑犇競元李

推而不專時譏為伴食宰相元紘再

紘當國務峻涯檢抑犇競誇進者憚之元紘再

世宰相有清節其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宅宋

劉晃之貪為國相家無留儲既為相天下翕然

雖季文子之德何以加之

宜之韓休侍中裴光廷卒帝敕蕭嵩舉所以代

下平章事休直方不務進敷陳治道多許直

趨既為相天下翕然宜之

鯁時政所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獵苑中或大

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

無一帝常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

朝肥矣且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

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許直我退而思天下

寢必安吾用**善傳奏敏於裁遣**張嘉正宋璟等

休社稷計耳

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

風操而今為北方大將張姓而復名卿為我思

之抗曰非張齊丘乎今為朔方節度使帝即使

作詔以為相夜且半因閱大臣表疏舉一則嘉

貞所獻遂得其名即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遷中書令居位三年善傳奏敏於裁

遣然疆躁論簡默自處張洪靜同中書門下平

者恨其不裕

有輔相才及居位簡

默自處無所規拂

居中未嘗廷議可否源乾

相十年與張嘉貞張說李元紘杜暹同秉政居

中未嘗廷議可否事晚節唯唯聯署務為寬平

敦大故鮮各悔姜皎為嘉貞

所排訖不申救君子譏焉

張氏三世宰相然

器有所窮嘉貞窮於俗延賞窮於伎

李峴乾元二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於是呂諲李揆第五琦同輔政而峴位望最

舊事多獨決諲等不平李輔國用權制詔或不

出中書百司莫敢覆峴頓首帝前極言其惡帝

不

悟稍加檢制輔國由是撤政事堂楊故事政事
 讓行軍司馬然深銜峴堂不接客
 自元載為相中人傳詔者引升爭權不協李適
 堂置榻待之峴至即敕吏撤榻李適
 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險姦謂適之曰
 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
 疏信其言他日從容為帝道之帝嘉以問林甫
 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
 不可以穿治故不敢聞帝以盧杞姦邪李勉同
 林甫為愛已而薄適之不親李勉同
 下平章事貞元初帝起盧杞為刺史表高還詔
 不得下帝問曰眾謂盧杞姦邪朕顧不知謂何
 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當軸秉
 為姦邪也時躡其對然自是益見疏當軸秉
 權無所撓李石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
 聖賢必觀書以考察徃行然後成治功李石他
 殿宰相進及陞帝喟然歎且朕即位十年不能
 得治本夫託億兆之上不能以美利及百姓焉

得久無事乎石曰陛下罪已當然然責治太早
 雖十年孜孜養德適成爾天下治不治要自今
 觀之且人之氣志雖聖賢猶有優劣陛下春秋
 少非起人間而知人情偽今自視何如即位時
 古之聖賢必觀書以考察徃行然後成治功陞
 下即十年盛德日新然向所以疾戾震驚者天
 其固陛下之志乎誠務修將來之宰相左右天
 政視太宗致升平之期猶不為晚宰相左右天
 子教化李石是時宰相吏卒因內變多死詔江
 左右天子教化若徇正忘私宗廟神靈猶當祐
 之雖有盜無害也有如挾姦自欺植權黨害正
 直雖加之防鬼得以誅無所衛宰相任人知則用
 事於召募請直以金吾為衛宰相任人知則用
 過則棄石用韓益判度支案因以賊敗石曰臣
 宰相所用過則棄謂之至公也益治簿書沛然
 宰相所用過則棄謂之至公也益治簿書沛然
 如平時兵且至京師謹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言

臺省吏稍稍遁去鄭軍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宜
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
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盜射宰相三年正月將
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也盜射宰相朝騎至親仁
里狙盜發射石傷馬逸盜邀斫之坊門絕馬尾
乃得脫天子駭愕遣使者慰撫賜良藥始命六
軍衙士二十人從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贊曰周
人從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贊曰周
周召毛原皆同姓國也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
人林甫姦諛幾亡天下李程知柔在位無所發
明其餘以財稱胥吏為宰相牛仙客同中書門
職號賢宰相胥吏為宰相
無它與時沉浮唯唯恭愿前後錫與緘皮不敢
用百司咨決無所處可輒曰如令式帝知時議
不歸乘間以問高力士力士曰仙客本胥吏神
非宰相器帝忿然曰朕且用康詈蓋恚言也
用警敏應對如響融曰使吾執政得數月久天
下定矣乃薦宋璟為右丞相裴耀卿為戶部侍
郎許景先為工部侍郎當時長其知人而性辯

急少所推下既居位日引賓客故人與酣飲然
而神用警敏應對如響雖天子不能屈居宰相
凡百日去而錢委宰相以簡賢任能郭子儀奏
毅亦自此不治中興之功日月可冀史調和陰陽安黎庶郭承
宰相以簡賢任能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史調和陰陽安黎庶郭承
江准旱用度不支詔宰相分領度支戶部承緘
言宰相調和陰陽安黎庶若使閱視簿書校緝
帛非所宜機務一一與參決房瑄同中書門下
帝順納機務一一與參決房瑄同中書門下
素崔渙奉冊靈武見肅宗且言上帝所以傳付
意因道當時利病箝索虜情辭吐華暢帝為改
容瑄既有重名帝傾意待之機片言寤主而取
宰相唐名儒多言房杜德器有王佐材而史載
宰相唐名儒多言房杜德器有王佐材而史載
以忠誼自奮片言寤主而取宰相唐名儒多言房杜德器有王佐材而史載
用違所長遂無成功使瑄遭時承平從容帷幄
不失為名宰而倉卒濟難事敗隙生陷張鎰起
于浮虛比周之罪名之為累也戒哉贊張鎰起

布衣二暮至宰相

簡居身廉不殖貲產善待士性

下之人推

王相造命

李泌帝嘗言建中亂卿亦

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

宰相對小

延英自苗晉卿始

苗晉卿傳秉政出入七年

晉卿秉

七年小心謹畏不甚斤是非得失故能保安寵名然練達事體百官簿最一省無遺議者故比

復俾輔相必能致治成化

裴冕大曆中郭

曰冕首佐先帝有社稷勳程元振忌其賢遂加誣構海內冤之陛下宜還冕於朝復俾輔相必

能致治成化時元載秉政冕早所甄引載德之又貪其衰瘵且下已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入見拜不能與

呂誼輔政功名不及治

贊制下士相賀於朝

楊綰拜同中書門下平

世以比楊震山濤謝安

楊綰始輔政御史中丞

池觀堂皇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纔留十餘騎中書

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它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比

楊震山未踰年除吏幾八百負

崔祐甫同中書

濤謝安改中書侍郎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討啓巧

填委故官負繆系永泰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刻塞公路網紀大壞載誅楊

綰相未幾卒常袞當國懲其敝凡奏請一杜絕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

願以無逸為元龜

崔植長慶

馬及祐甫則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願以無逸為元龜初拜中書

八百負莫不諧允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問貞觀開元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植曰太宗資上聖與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厲精思治又以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為之佐君明臣忠聖賢相維致治昇

平固其宜也玄宗在天后天時身踐憂患既得位
得姚崇宋璟此二人蚤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
手寫尚書無逸為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
戒其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於勤左右不
復箴規姦臣日用事以至於敗今願
陛下以無逸為元龜則天下幸甚
張延賞怙權嫉渾守正遣親厚謂曰明公舊德
第謹言於朝則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公渾頭
不可斷而舌
斥堂吏相府肅然
韋處厚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堂吏湯
鈇數招權納財賄處厚笑曰此
半滑渙也斥出之相府肅然
裴度元勳舊德
下不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凡所奏可中輒變
易自上心出邪乃示臣不信得於橫議邪即臣
何名執政且裴度元勳舊德輔四朝實易直長
厚忠實經事先帝陛下所宜親重委信之臣乃
陛下自擢今言不見納宜先罷即趨下頓首趨
出帝復召問所欲言乃對近君子遠小人始可

實易直長厚忠實

帝雖自力機政然驟信輕改

為治諄復數百言又言裴度忠可擠忠良進貪

猥元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智略開果久得君

待榮內劫婦言縱諸子關通貨賄京師要司及

方面皆擠忠良進貪猥凡仕進干請不結子弟

則謁主書唐曲意附離王縉同中書門下平章

列傳七十曲意附離事復知政事時元載專

朝天子拱手縉曲意附離無敢忤又恃才多所

狎侮雖載亦疾其凌斬也京兆尹黎幹數論執

載之惡縉折幹曰尹南以單議悟天子嶺表以

方孤生安曉朝廷事以單議悟天子嶺表以

單議悟天子中外翕然屬望為賢相居數月崔
祐甫疾不能事喬琳免炎獨當國多變祐甫之
政減薄護元陵盧陰為憾會盧杞以門下侍郎
功優人始不悅盧陰為憾會盧杞以門下侍郎
進炎中書侍郎司秉政杞無術學貌么惟樹親
陋炎薄之託疾不與會食杞陰為憾

黨多所訶察

鹽鐵使每延英對他相罷參必留

以度支為言實專政也然參無學術不能稽古
立事惟樹親黨多所訶察四方畏之申其族子
也參親愛每除吏多訪申申因得招人得叙進
賂漏禁密語故申所至人目為喜鵲

官無留材

李吉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吉甫連
蹇外遷十餘年究知閭里疾苦常病

方鎮疆恣至是為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
為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為刺

史自王叔文時選任猥冒吉甫始簿
其負人得叙進官無留材傳七十一

十六甫為相歲餘凡易三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
甫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

帝尊任之官而不名

六年裴垪免復以前官召
吉甫還秉政入對延英凡

五刻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吉甫疾吏負廣乃
奏今列州三百縣千四百以邑設州以鄉分縣

費廣制輕非致化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
可併併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吏寡易求

官少**帝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
易治

如卿料矣

上同及再輔政天下想望風采

與武元
衡連位

未幾節度劔南屢言元衡材宜還為相及再輔
政天下想望風采而稍脩怨罷李藩宰相而裴

垪左遷皆其謀也李正辭晚相失及與蕭俛同
召為翰林學士獨用俛而罷正辭人莫不疑憚

帝亦知其專**吉甫居安邑里時號安邑李丞相**上不
其專

可相天子

李璣乾寧元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崔昭緯素疾璣諷劉崇魯掠其麻哭

之言璣懷姦與中人楊復恭昵款其第為時
溥所殺不可相天子翌日下遷太子少傅

廷羽儀

李揆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揆美風儀善
奏對帝歎曰卿門下平章事揆美風儀善

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

常袞與楊綰同輔政綰

長厚通可而袞苛細

以清儉自賢帝內重綰顯
任之禮遇信愛袞弗及也

每所**奏罷賜內厨食**

故事日出內厨食賜宰相
袞奏罷之又將讓堂封它

恨忌

宰相不塞政事堂北門政事堂北門異時宰相

從乃止過舍人院咨逮政事至

以尊大謂之轡伯室賣官之路然一切以公

用故世謂之轡伯議格之非文詞者皆擯不

轡轡無賢不肖之辨常以國本在選賢節用

薄賦斂寬刑罰趙憬與陸贄同輔政贄於裁決

既對贄極言其姦帝色變環不為助遂罷贄乃

始當國璟精治道常以國本在選賢節用薄賦

斂寬刑罰懇懇為天子言之戲審官六議

又陳前世損益當時之變相一議

曰中外知其賢者用之能者帝謂崔造敢言為

任之責材之備為不可得能立事

能立事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謂崔造敢言

或乾沒自私乃建言天下兩稅請委本道觀察

使刺史選官部送京師諸道水陸轉運使度支

巡院江淮轉運使請悉停以度支鹽諫避狄

鐵務還尚書省六曹皆宰相分領映

貞元二年以舍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崔造

劉滋竝輔政滋端重寡言映謙不肯事可否一

顯于造會造疾映乃當國吐蕃數入寇關輔震

騷咸言帝欲避狄映入諫曰戎狄不懲臣之罪

悟感居中治身循濼無它過

陸贄趙璟專大政過居盲宰相

中治身循濼無它過關播同中書門

元平游播門下能侈言誕計以功名自喜播謂

宰相材數請帝用之李希烈叛帝召拜汝州別

駕知州事募工築郭浚湟希烈使人應募元平

不寤賊遣將李克誠以精騎薄城募者內應縛

元平馳見希烈遣矢於地希烈以其子來邪因嫚罵

戲克誠曰使爾取元平乃以其子來邪因嫚罵

曰盲宰相使汝當我循謹無所駁異董晉同中

何待我淺邪七十六書門下平

章事方竇參得君裁可大事不關咨晉晉循謹

無所駁異參欲以其弟申為吏部侍郎諷晉以

貞元六年

貞元六年

貞元六年

貞元六年

貞元六年

貞元六年

貞元六年

貞元六年

聞帝怒曰無乃參迫御為之邪晉謝具道所以然帝即問參過失晉無敢隱由是參罷宰相晉皇恐上疏固辭位九奏減堂餐錢門下平章事明年以兩河用兵詔省薄御膳及皇太子食物鑑因奏減堂餐錢及百官廩奉三分之一以佐用度傳眷禮異他相侍元衡元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素知元衡堅正有帝稱長者李絳數爭事上前不叶元衡獨持正無盜賊殺武元衡淮蔡用所違附帝稱其長者無事中書倖慢不恭元衡叱去承宗怨數上章誣詆未幾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鬪呼勝皆駭走遂害元言骨鯁真宰相李絳拜中書衡批顛骨持去言骨鯁真宰相侍元衡元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

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為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然因以為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云云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送醪醑酒帝問開元

天寶治帝又問云宗嘗歷試官守知人之艱難右前後皆正人也垣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

之人分撥要劇於是上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故祿山乘隙而奮此皆小人啓導從逸而驕

繫時王所行無常治亦無常亂帝曰凡人舉事病不通於理追咎其失古人處此有道邪絳曰

事或過差聖哲所不免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以清節進宋申錫初

護失常情所蔽聖人改過以清節進申錫以清節進疾要位者納財餉敗風俗故自為近臣凡

四方賄謝一不受既被罪有司驗効悉得所還問遺書朝坐宰相餘忿寶參遇導騎不引避參

野為咨閱坐宰相餘忿寶參遇導騎不引避參

擿其僕及為相防尹京兆迫使致仕防叱曰吾與蕭昕子齒而同昕老坐宰相餘念耶傳八十

四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同陸贄以中書侍郎事帝始任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復參詰乃得下及贄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勤職約已天子嘗自擇贄奏言云云八十二

臨朝咨其清素

賈德元進檢校左相勤職約已天子嘗臨朝咨其清素加以賜

賚居位數年贊圖封禪事與李勣皆為使帝次濮陽問古謂帝丘德元不能對許敬宗具道其

然居宰相積十五年

房玄齡居宰相積十五年女為王妃男尚主自以權

寵隆極累

言儲嫡事

魏謩建言今天下粗治惟表辭位所以存副二之重且泣下帝為感動自

敬宗後惡言儲嫡事故公卿無敢開陳者時帝

春秋高嫡嗣未辨謩輔名臣孫有祖風

魏謩為宰相議

政白發其端朝議歸重孫有祖風惟謩謹切無所回

事天子前他相或委抑規諷朕心憚之然卒

畏宣宗嘗曰謩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憚之然卒

緇所忌讒罷之

緇獵溫泉諸蕃酋長得持弓矢從元超奏夷

狄野而心而使挾兵在圍中非所宜帝納可

將作見丁無幾大亂之後戶口單破一興司農

舉室棄業籍軍者督戎仗課役者責糧賫竭貲

田正洿下年之有亡未可知壯者盡行一德無

賦調不給則帑藏虛矣帝覽奏罷役

二韓瑗褚遂良貶潭州都督瑗上言遂良受先

責塞矣願寬無辜以順衆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其悖戾好犯上朕責之詎有過邪遂良社稷臣蒼蠅點白傳致有罪微子既去殷以亡張華不死晉不及亂帝愈不聽三十固

爭武后攝政李義琰進同中書門下三品高宗欲使武后攝國政義琰與郝處俊

不廣居宇李義琰宅無正寢弟義璠與郝處俊

且自愧尚營美宇是速吾禍豈愛我者邪義璠曰凡任為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偏下哉

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與既處貴仕又廣

斥滑渙鄭餘慶主書滑渙與宦人劉光琦

者令待往請必得由是四方贊餉奔委之弟泳

至官刺史杜佑鄭細秉政頗姑息而佑常行輩

進士浮夸鄭覃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渙賊敗病

言丈人多佻薄帝曰純薄似賦性之異奚特進

中人不避宰相鄭朗中

可易乃止列傳九十年渠

寔排朗騶導馳去朗以聞宣宗詰敬寔自言供

奉官不避道帝曰傳我命則絕道行可也而私

出即斥敬寔**諫幸東都**裴度帝將幸東都大臣

決矣雖從官官人自挾糗糧無擾百姓趣有司

檢料行宮中外莫敢言度從容奏國家建別都

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

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淳德有常**賈耽為相

安危大事亡所發明而檢身厲行自其所長每

入對及開元天寶事

崔羣皇甫

既入對及開元天寶事羣因推言其極曰安危

在出令存亡繫所任昔玄宗少歷屯險更民間疾苦故初得姚崇宋璟盧懷謹輔以道德蘇頌李元紘孜孜守正則開元為治其後安于逸樂遠正士昵小人故宇文融以言利進李林甫楊國忠怙寵朋邪則天寶為亂願陛下以開元為法以天寶為戒社稷之福也列傳九十

張九齡相李林甫則治亂分羣又言世謂祿山反為治亂分臣謂

宰相乃天下罷張九齡相李林甫則治亂固已

選憲宗銳于立功皇甫鏘以是諷帝

好醜必言李藩忠謹好醜必言帝以為無隱

器局峻整裴均器局峻整

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

持法度雖宿貴前望造諸不敢干以私黃裳固勸不赦因奏罷中人監軍而專委高崇文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于機崇文素憚劉潼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雍代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蜀平

道杜黃裳帝嘗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推言王

昔秦始皇親程決事見強前世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日具聽政衛士傳餐太宗笑之孔子稱帝舜恭已正南面以其能舉十目之察然後為治哉帝以黃裳言忠嘉納之赫

然號中興自杜黃裳啓之杜黃裳憲宗平夏剪

宣宗擇相李景讓大

秉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

史大夫蔣伸輔政景讓名素出伸右而宣宗擇宰相盡書羣臣當選者以名內器中禱憲宗神讓愧艱不能平列傳一百二喻御史有以事

見宰相者先白臺李德裕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丞郎詣宰相須少間乃

敢通郎官非公事不敢謁李宗閱時往往通賓客李聽為太子太傅招所善載酒集宗閣酌

醉乃去至德裕則喻御史有以事見宰相者先白臺乃聽凡罷朝繇龍尾道趣出遂無輒至閣

者列傳一百五罷京兆築沙堤兩街上朝衛兵同政去

宰相則不治太玄德憲四宗皆盛朝其始臨御知其然乎始一委輔相故賢者得盡心久則小

人並進造黨與亂視聽故上疑而不專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相惟奉行詔

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等訖今謂之亂政夫輔相有欺罔不忠當亟免忠政在

而材者屬任之政無他門天下安有不法政在

中書誠治本

李德裕又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乘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亟

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天下事皆先

平章李珣杜棕領度支帝欲拜戶部尚書珣曰

章事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也苟用一吏處擇

一事皆決於上將焉用彼相哉列傳一百七

一令曰劉瑒後請間帝視案上曆謂瑒為朕擇

可遂相即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崔謹由議

帝前謹由請甄別流品瑒質曰王夷甫相晉崇

尚浮虛以述流品卒致淪夷今日不循名責實

使百吏各稱職而先流品未知所以致治也謹

由不歇後鄭五鄭絜大順後王政微絜每以詩

得對歇後鄭五鄭絜大順後王政微絜每以詩

可知矣固遜宰相兼治錢穀李德裕時韋弘質

治錢穀德裕奏言貞觀中陳師合上言人之思

慮有限一人不可揔數職太宗曰此欲離間我

君臣斥之嶺表臣謂宰相有姦謀隱慝則人所

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

得于古者朝廷之士各守官業思不出位引質

賤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是輕宰相陛

下照其邪計從黨人中來當遏絕之德裕大意

欲朝廷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深疾朋黨故感

憤切言從計行王室幾中興德裕常以經綸天

能任之言從計行是午漏下還第休沐元和後

時王室幾中興史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遽書

宰相不休沐或繼火午漏下還第休沐雖遽書

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雖遽書

沛然若每議論天子前往往往語相侵陳夷行同

無事時每議論天子前往往往語相侵陳夷行同

平章事而楊嗣復李珣相次輔政夷行介特雅

不與合每議論天子前往往往語相侵陳夷行同

能堪輒引疾求去文用忠良久益治陳夷行帝

宗遣使者慰勞起之陳夷行帝

政事不善問姚崇宋璟于時在否李珣曰姚立

而宋罷珣因惟言玄宗自謂未嘗殺一不辜而

任李林甫種夷數十族不亦惑乎夷行曰陛下

今亦宜戒以權屬人嗣復曰夷行失言太宗易

暴亂為仁義用房玄齡十有六年任魏徵十有

五年未嘗失道人主用忠良久益治用邪佞一

日多矣傳謙靜免禍楊涉哀帝時進同中書門

謙靜免禍

勢動天下

法方賊臣凌慢王室殘蕩賢人多懼患涉受命

與家人泣語其子曰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

去將重不幸禍且累汝然以勢動天下路巖同

下平章事年三十六居位凡八歲於是王政批

僻宰相得用事嚴顧天子荒闇且以政委已乃

通賄遺奢肆不法俄與韋保衡同當國二人勢

動天下時目其黨為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

畏智慮周密

王鐸僖宗時以左僕射召始鐸當

也國練制度智慮周密時論推允會

河南盜起天下跂鐸入輔又鄭畋數言其練知

賢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列傳一百十

邊事唐璿西突厥烏質勤矢諸蕃和舉兵相攻

選畫所當施行者既而邊州建請置屯盡如休

璟策后曰恨用御晚拜夏官尚書同鳳閣鸞三

品后誚楊再思李嶠姚元崇等曰休璟為時譏

詈始老已踰八十猶倚託權近求復用於是賀

娶其義女故復起宰相頗為尊遇它相莫如姚

時譏詈其當國亦無他裨益

玄宗立賓禮大臣故老推尊遇崇每見便殿輒

為之興去輒臨軒以送它相莫如也列傳四十

九**先天末宰相至十七人**姚崇時承權戚干政

木宰相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不可數崇常先有

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請無廣釋

道無數移吏繇是天子責其奏議有宰相體張

成于下而權歸于上矣

賞及當國飭情復怨不稱所望亦早不幸未及

有所建明然帝待遇厚稱其奏議有宰相體專

屬以吏事而以軍食委李泌刑**堂封自源乾曜**

法委柳渾時以為任職五十二

始與張說偕賜時議者言國執政所以同休戚

不崇異無以責功帝乃詔中書門**建上宰**李泌

下共食實戶三百堂封自此始

之為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

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拔

榛莽立朝廷單言暫謀有所寤合皆付以政當

此時泌於獻納為不少又佐代宗收兩京獨不

見錄寧二主不以宰**無經國才**崔植贊植輔政

相器之也傳六十四

經國才履危防淺機不知其潰而發也手弛檻

縶縱虎狼焉一日而亡地數千里為天下笑列

傳六**詭謀繆筭**舒元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詭

人為之也然如禮舊臣外釣人譽先時裴度令

狐楚鄭覃皆為當路所軋致閑處至是悉還高

三

一百四宰相端方有器度者為之

任園是秋

相園與安重誨鄭珪孔循議擇當為相者園意

屬李琪而珪循雅不欲琪為相謂重誨曰李琪

非無文藝但崔協可也重誨以為然五代史二

為之太常卿但崔協可也重誨以為然五代史二

十宰相重器他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即以

八宰相重器他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即以

物為人所賣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

表號為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採擢無功幸進

此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

更益笑端明宗曰宰相重器卿等更自詳審同

上捨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蠅娘之轉

也重誨等退休於中興殿廊下孔循不揖拂衣

而重誨等且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園二則任園

園乃何人園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

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若捨琪而相協如棄

蘇合之丸而取蠅娘之官官伶人不欲張憲在

轉也重誨笑而取蠅娘之官官伶人不欲張憲在

朝廷張憲郭崇韜伐蜀薦憲可任為相而宦官

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尚可改作一方之

任苟非其人則為患不細憲材誠可用不如任

以一方乃以為朝廷大事皆出逢吉蘇逢吉高

太原尹五代史朝廷大事皆出逢吉蘇逢吉高

吏提印聚立月華門外聞宣麻罷响相皆歡呼相賀曰自此我曹快活矣五代史五十五琉璃瓶文紀廢帝立欲擇宰相問於左右皆言姓名內琉璃瓶中夜焚香呪天以筋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乃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不開馬胤孫臨事多不能快當時號曰三行事不開門以在相位齷齷無所為姚顛同中延士大夫也在相位齷齷無所為章事廢帝欲擇宰相選當時清望官知名於世者得盧文紀及顛顛為仁恕不知錢陌銖兩之數御家無法在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相傑校短量無所為登明選公雜進巧拙宰相之方也韓愈進學解燮贊之崇名宰相燮贊之崇名禹錫代讓平章事表劉金鉉重名崇名銀青貴服同虞舜享濬哲之名周厲嬰顛覆之禍陸宣公人

於所任咎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父聚耦之變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灾假三事之崇允萬夫之望禍不及邦國者乎故韓信以丞相繫魏樊噲以相國伐燕以平章克成茂功抑有前典元達平章事制事為名自郭待舉始也僕射是正宰相房喬始也高宗朝四品以下有名稱者皆知政事以平喬始也出鄭覃歷官三十餘任未嘗出都門登相位以至于終上直主政事筆至德二年宰相人知十日至貞元十年潭潭府中居一為公與又分每人輪一日執筆潭潭府中居韓鼎軸老榮公鼎軸老烹宰相者上熙陛下覆燾之恩下遂羣生性命之理以正百度以

和四時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萬為

相讓官表同上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止于元弼許景鼎

司元侯劉釋筆硯以操化權元和初憲宗遵聖

器者貯之內庭由是釋筆硯以操功顯人伏言宰相故事視有宰相

無不從筆端膚寸澤及天下劉禹錫韋承慶

明堂災上疏諫以文明垂拱後執政者未滿歲

濟巨川必擇文梓餘艘若亟毀而敗則是庇朽

木乘膠船也臣謂陛下求賢之意切而取人之

路寬故一言有合而付大臣夫以堯舉舜猶歷

試諸難况庸庸者可超處輔相以百揆而機界

小人哉書縉紳賴以為疆李石器雄遠當軸秉

聞不報書縉紳賴以為疆權亡所撓方是時宦

寺氣盛陵暴朝廷每對延英而仇士良等往往

斤訓注以折大臣石徐謂曰亂京師者訓注也

然其進孰為之先士良等慝縮縱諸子關通貨

不得對氣益奪縉紳賴以為疆縱諸子關通貨

賂道路目語不敢議元載縱諸子關通貨

榭帳幣什器不從而供膏腴別野疆畛相望且

數十區名姝異妓雖禁中不逮帝盡得其狀嘗

獨見帝深戒之警然不悛客有賦都盧尋撞篇

諷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李少良上書詆其醜

為

鼎

聖

相

慶

歲

厦

歷

界

乘

貨

京

觀

且

嘗

醜

識

不

甚

無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七十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七十一

侍中

一

中書令

二

尚書令

三

太師

四

太傅

五

太保

六

太尉

七

司馬

八

司徒

九

司空

十

門下侍郎

十一

中書侍郎

十二

僕射

十三

樞密

十四

左右丞

十五

侍中

一

白貂蟬之貴金貂之寵漢書曰侍中以金蟬貂冠也金取堅蟬取繫貂

取温也**喉舌之司**應瑗曰侍中中珥貂冠也佩璽漢

也**入侍帝帷出負國璽**侍中親侍帷幄

血湔御衣晉嵇劭為侍中王師敗百官皆奔惟劭不去被害于帝側血湔御衣

及定左右欲浣之帝曰**七車**漢武時張寬為侍中從行車第七車

有對星**三代**漢馮魴字老孫父子**七葉**金張之家

為漢**鷄**漢書侍中皆冠鷄戰國策重席戴

侍中**鷄**曰秦始皇破趙得以賜侍中**重席**戴

事見講**四代**晉吳郡陸仲元晉太尉玩曾孫也

論門**密近**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周官也侍中

之金張**密近**便蕃左右與帝升降卒思近對拾

遺補闕百寮之**乘弘羊**年十三辟強留侯子張

中莫密於茲也**居金貂之貴****孔門下省**

侍中二人正二品掌出納帝命相禮儀凡國家

之務與中書令參總而顛判省事百官**白露布**

以上乃審其餘覆奏畫制可而授尚書省則負

實而從版奏中嚴外辨還宮則請降輅解嚴皇

帝齋則請就齋室將奠則奉玉幣盥則奉匱取

盤酌罍水贊洗酌泛齊受虛爵進福酒皆左右

年曰侍中龍朔六年改門下省曰東臺侍中曰左相武后光宅元年曰納言垂拱元年改門下省為鸞臺開元元年曰黃門省侍中曰監天寶元年曰左相上同平治尚書省滯訟魏徵為侍中尚書省滯訟不法者詔徵平治徵素不習法但存大體處事以情人人悅服進鄭國公帝嗟其言王珪遷侍中它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本廬江王媛姬也帝指之曰廬江王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有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王是耶非耶帝曰殺人而取其妻乃問朕是非何也對曰臣聞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今陛下知廬江之亡其姬尚在切為陛下所以為是審知其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帝嗟美其言恐女謁用

事大臣陰謀

張行成遷侍中兼刑部尚書晉州地震不息帝問之對曰天陽也君象地陰也臣象君宜動臣宜靜今靜者顧動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又諸王公主參承起居或伺間隙宜明設防閑且晉陛下本

位上袞

寶懷

封應不虛發伏願杜未萌帝然之遷侍中方太平公主干政傾已附離日視事退輒詣公第刺取所欲睿宗為金仙玉真二公主營觀費鉅萬諫者交疏不止惟懷貞勸成之躬護役作族弟維濫諫曰公位上袞當思獻可替否輔天子而計較尾木雜厠公匠間使海諸司內何所瞻仰乎不答督繕益急傳三十四諸司奏議悉心糾駁張文瓘後拜侍中兼太子賓客或時移疾它宰相奏事帝必問與文瓘議未若不者曰往共籌之或曰已議則皆報可傳三十

奏議悉心糾駁

張文瓘後拜侍中兼太子賓客

八諷獵

魏知古先天中為侍中從獵渭川獻詩

梁國公傳

不可以賞功

張九齡范陽節度使張

欲以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
請出二息
補外源乾曜進位侍中建言大臣子并求京職京師請出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詔曰乾曜身率庶僚以讓既請外其子又復下遷傳不云乎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人於是大和道之或行仁豈遠哉其令文武官父子昆仲三人在京司者皆出任于外王是公卿
賜妓樂奉朝請
子第者皆出補列傳五十二
圖像凌煙閣九年十月自來朝詔無拜時李晟已卒帝顧曰尚記與太尉晟俱來邪今乃獨見公因悲涕遂亦疾而仆帝親掖之詔左右扶去送至陞
倚侍中如衡華
蜀人見繼歲請留崇韜遠乞骸
有異志繼歲謂崇韜曰陛下倚侍中如衡華尊之廟堂之上期以一天下而制四夷必不棄元

老於蠻夷之地此事非
賜宸扆台衡二銘
馬燧予敢知也五代史十四
特免十死
銘與王公皆幾于難幽求處危思奮翊贊聖諸協和義上震殄元惡國家之復存繫幽求是賴厥庸茂馬朕用嘉之雖胙已土宇而賦入未廣昔西漢行封更擇多戶東京定賞復增大邑宜加賜實封二百戶子孫傳國無
得蒲萄不絕特免十死
銘諸鐵券以傳其功
食
陳達叔事
頡利懼而走
楊恭仁授黃門侍郎見蒲萄門
諫金
納言突厥頡利率衆數萬獵其境恭仁應機設拒張疑屯虛幟示之頡利懼而走
塗九鼎
者神器貴在質朴豈待塗金爲符曜耶
請率先百官出任刺史
長安中則天嘗與宰臣嶠等奏曰臣等謬膺大任不能使兵革止息倉府殷盈戶口尚有逋逃官人未免貪濁夙夜惶

懼不知啓處伏思當今要務莫過富國安人富
國安人之方要擇刺史竊見朝廷物議莫不重
內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比來所
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臣
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寮韋嗣立對曰臣以庸愚
謬膺獎擢承之外臺庶當盡節於是帶本官檢
校汴州刺史 **真宰相** 思寵橫安石數折辱之會侍
史舊史 **真宰相** 思寵橫安石數折辱之會侍
宴殿下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博塞后前安石
跪奏商等賤類不當戲殿上顧左右引出坐皆
失色后以安石辭正改容慰勉鳳閣侍郎 **陸**
元方自以為不及退告人曰韋公真宰相 **陸**
下負臣臣不負陛下 樂律授官中帝使祖孝孫以
歎被讓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脩謹士陛下
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為輕乎帝怒
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為人游說邪彥博
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
其性命引至樞密責以忠効今疑臣以私 **韓弘**
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慙遂罷 **韓弘**

以功加

營都統使并兩河元濟平以功加侍中

上書戒中宗

中宗復位以栢彥範為侍中上書

必施帷殿上預聞政事臣愚謂古王者謀及婦
人皆破國亡身傾軛繼路且以陰承陽違天也
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故書曰
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
人不得預外政也伏願上以杜稷為重今皇后
無居正殿干外朝深居宮掖修陰教以輔佐天
子 **挺直** 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臨幸宴從官賦
規戒睿宗他日謂曰嚮時雖朕亦不 **焚藁** 高儉
敢諫非公挺直何能爾即拜侍中 **甚得大臣**
中進上詳整允有獻納縉紳皆屬以 **甚得大臣**
目奏議未嘗不焚藁家人無見者 **甚得大臣**
豐 郝處俊為侍中自參綜朝政每與上言議必
史 諫廢王后 韓瑗進侍中兼太子賓客后之廢

史 **諫廢王后** 韓瑗進侍中兼太子賓客后之廢
瑗雪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時

先帝所娶今無罪輒廢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
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匹婦尚知
所擇况天子乎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臣讀
至此常輟卷太息不圖本朝親見此禍宗廟其
不血食乎帝大怒詔引去出褚遂良貶潭州都
督明年瑗上言遂良受先帝顧託一德無二向
日論事至誠懇切詐肯令陛下後堯舜而塵史
策哉願寬無辜以順衆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
之矣其孛戾好犯上朕責之詎有過邪瑗曰遂
良社稷臣蒼蠅點白傳致有罪昔微子既去商
以亡張華不死晉不及亂陛下富有四海安於
清泰忽驅逐舊臣遂不省察乎帝愈不聽瑗憂
憤自表歸**王侍中在**唐王智興曾自郡賫事赴
田里不報

中書令

將產見二人入智興所寢之舍驚曰徐州王侍
中在此又曰所生子後五歲當以金瘡死智興
志之及至期復過店問婦所生子云近因斧傷
已卒矣廣記

白鳳池

晉荀公曾為中書監除尚書令人賀雞

樹

中書省有**專車之貴**晉和嶠為令荀勗為監

登車專席而坐不容勗又乃**隔座之榮**吳錄紀

引備車監令異車自此始也

丞相之上

應劭注

儒宗

晉賀循字彥先為中書令時**同處**

機密

晉陳淮為中書令張華為監淮與華同處

取先示華華了不措意

孔中書省令二人正二

品掌佐天子執大政而總判省事

百官志

凡王言

之制有七一日冊書二日制書三日慰勞制書

四日發敕五日敕旨六日論事敕書七日敕牒

皆宣署申覆然後行焉上同置降匈奴五原塞溫

博為中書令突厥降詔議所以安邊者彥博請

如漢置降匈奴五原塞以為扞蔽與魏證廷爭

證不勝其言天子卒從之後突厥可汗弟結社謀反帝始悔

社稷功房玄齡太宗即位為中書令弟功班賞

顧羣臣曰朕論公等功定封邑恐不能盡無有

諱各為朕言之淮安王神通曰義師起臣兵最

先至今玄齡等以刀筆吏居第一臣未諭帝曰

叔父兵誠先至然未嘗躬行陣勞故建德之南

兵敗不振今元齡等有決勝帷幄定社

稷功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列傳二十

寧藉多人薛元超帝嘗宴諸王召元超與從容謂

猶知

門下省長孫無忌檢校中書令猶知門下省帝

數勸長孫無忌昭儀為后無忌固言不可許敬宗

色折拒列傳三十

改后者請更擇貴姓褚遂良

立武昭儀遂良諫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

下見先帝遂良曰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

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耳可遽忘之翌日復

言對曰必欲改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

帝身接帷第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

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帝

溫

彥博

廷爭

班賞

拜帝

兵最

帝曰

南

謂

帝

宗

將

良

致

中書

尚

宗

承

望

稱

其

禍

如

上同

所以

扞蔽

與魏

證廷

爭

後突

厥可

汗弟

結社

謀反

帝始

悔

為中

書令

弟功

班賞

拜帝

兵最

帝曰

南

謂

帝

博為中書令突厥降詔議所以安邊者彥博請

如漢置降匈奴五原塞以為扞蔽與魏證廷爭

證不勝其言天子卒從之後突厥可汗弟結社謀反帝始悔

顧羣臣曰朕論公等功定封邑恐不能盡無有

諱各為朕言之淮安王神通曰義師起臣兵最

先至今玄齡等以刀筆吏居第一臣未諭帝曰

叔父兵誠先至然未嘗躬行陣勞故建德之南

兵敗不振今元齡等有決勝帷幄定社

稷功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列傳二十

寧藉多人薛元超帝嘗宴諸王召元超與從容謂

猶知

門下省

長孫無忌檢校中書令猶知門下省帝

數勸長孫無忌昭儀為后無忌固言不可許敬宗

色折拒列傳三十

改后者請更擇貴姓

褚遂良

立武昭儀遂良諫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

下見先帝遂良曰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

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耳可遽忘之翌日復

言對曰必欲改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

帝身接帷第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

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帝

溫

彥博

廷爭

班賞

拜帝

兵最

帝曰

南

謂

帝

宗

將

良

致

中書

尚

宗

承

望

稱

其

禍

如

明堂詔文偉曰天帝一也制曰郊后稷以配天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奈何而一對曰先儒
執論不同昊天及五方總六天帝后曰中書令
帝有六則天下同稱固矣文偉不得對

可一日不見天子乎王及善留拜內史及善不
甚文而清正白將臨事不

可奪有大臣節時二張怙寵每侍宴無人臣禮
及善數裁抑之后不悅曰卿年高不宜侍遊宴

但檢校閣中及善即移病餘月后不復問及善
歎曰中書令可一日不見天子乎遂乞骸骨猶

不許改文昌左以中書令執政事筆裴炎改中
書令舊宰

相同鸞臺三品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徒
自裴度以勲德

相議事門下省號政事堂長孫無忌以司空房
玄齡以僕射魏證以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

至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徒自裴度以勲德
政事堂於中書省列傳四十二

居而敏中以恩澤進白敏中加中書令自裴度
以勲德居而敏中以恩澤

進列獨不詭隨蕭至忠為侍中中書令時楚客
懷姦植黨而韋巨源楊再思李

嶠務自安無所弼正至忠介其間獨不詭隨時
望翕然歸重帝亦曰宰相中至忠最憐我列傳

四十中書令幸二貞張嘉貞初嘉貞在兵部而
說已為侍郎及皆相說位

其下議論無所讓故說不平說代其處嘉貞銜
悔謂人曰中書令幸二貞何相迫邪傳五十二

中書舍人後十年為令嘉貞其始為中書舍人
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

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其校中書令考二十四郭
子

座後十年而為中書令校中書令考二十四郭
子

儀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詔乘輅謁太廟視事
尚書省李晟張延賞當國故與晟有隙密言晟
不可持兵帝感其言貞元三年帝坐宣

政殿引見晟備冊禮拜太尉中書令罷其兵詔
乘輅謁太廟視事尚書省賜良馬錦絲千計傳
七十賜錦袍魏元忠拜中書令當朝用事羣臣
莫敢望謁告上冢詔宰相諸司長

紫微令 固辭實封 **上事鑒十章** 張九齡上事鑒

鑒錄以 **令君四俊** 張嘉貞所薦苗延嗣貞嘉靜

議政事故當時語曰 **賜詩** 裴度拜中書令上已

詩見 **長得卿在中書** 舊史薛元超高宗時為中

與諸王同預私讌又重其文學政理之才 **自舉**

曾謂元超曰長得卿在中書固不藉多人 **一人**

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或

遺意師古以譴罷温彦博為請帝曰師古練時

公母憂乃授文本 **副貳** 舊史崔沔當官正色未

謂沔曰今之中書皆是宰相承宣帝命侍郎或

是副貳但署位而已甚無事也沔曰不然設官

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為濟理豈可俛默偷

尚書令

安而為懷祿士也自是每有制敕及曹事沔多

所異同張說頗不悅出為魏州刺史

白南宮故事 後漢鄭弘為尚書令前後所有以

竒才拜擢 後漢張安世字子孺上幸河東乞書

得亡書相校無遺失 **乞留宿衛** 後漢尚書黃香

以竒才拜擢尚書令 **送不出郭** 陳蕃字仲舉為豫章守性

留宿衛拜 **問車駕** 陳嶠為尚書令魏明帝嘗陳

書令送者 **獨座** 後漢世祖詔尚書

朝會皆專席而坐
京師號為三獨座
孔尚書省尚書令一人正二

品掌典領百官其制有六尚書
百官志三十六**九上之**

逮下其制有六一曰制二曰敕三曰冊四曰令

五曰教六曰符下之達上其制有三一曰關二

曰刺三曰移
同詔趨詣省視事
郭子儀至自涇陽恩賚崇縉進

拜尚書令懇辭不聽詔趨詣省視事百官往慶

嘗踐此官故累聖曠而不置皇太子為雍王定

關東乃得授渠可猥私孝臣隳大典云云帝不

獲已許之具所讓
改尚書省曰中臺
龍朔二年

付史官六十二
武德中太宗初為秦王嘗

曰中臺廢尚書令尚書曰太常伯侍郎曰少常

伯光宅元年改尚書省曰文昌臺俄曰文昌都

省垂拱元年曰中臺
親其職
自是闕儀形端揆
唐六**凡庶務**
皆會而

白呂尚
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師成王**周公**
召公

周公為師相成**尊敬**
尊敬師傳漢詔曰國**青蓋**

王為左右書
董卓為太師乘青蓋車三公御**靈壽杖**
平帝

杖十為太師每朝賜靈壽**冠三公之首**
為四逸**教**

事而諭諸德也禮六**蔚為帝師**
文**周寵元勳任**

先呂尚
漢崇碩德**當至聖之朝**
居太師**出則有**

師禮問道
帝入大學承師**天遺**
文王卜政史卜

天遺汝**布衣足矣**
張良曰為萬戶侯帝王師**張**

禹以論語教授成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詩孔天

子所師法天子所師法無所總職非其人則闕

百官志八十仰為元老馮道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

世及為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

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為元

老五代史五十四唐制置太師儀形四海一人太

師官之極五代後唐天訓導之官唐六典三師

其名即周之三公然非贈天寶以前唯以其官

太傳五

白周畢周成王即位周公畢禹彪鄧禹鄧彪並

三十聽政鄧彪為太傅和帝幼百官總已聽橫

劍趙喜為太傅皇太子諸生尊卑無絕席禹字

遷太傅朝夕進食與三公賜杖世祖即位卓茂

九卿絕席也後三十四賜服以母憂自乞聽以

年七十餘拜太傅奪服太傅行喪三年詔賜牛

酒奪服後嗜鮑魚賈誼曰文王使太公望傳太

二何以不與公曰禮鮑魚不登王陵王陵為太

周寵元勳任先漢崇碩德選在乘輿鍾隸事陳

蕃靈帝策書以陳蕃臨軒懸樂見三孔傳之德

義通典太傳古官注杜重威檢校太師

太保六

白召公 召公為贈刀 見三賜絹 咸寧二年制故

王基各賜綃五 保也者 慎其身以輔翼之而當

垂拱之代 居論道 輔翼上見入則有保 禮 闕朝 王

自休徵為太保中丞侯光上言祥久疾闕朝會 禮六

詔曰太保所毗倚以隆道引理非有司所得議 禮

晉周寵元勳任先邵奭 選在王祥 孔止李順節 禮

班見百官 孔緯進兼太保時天武都頭李順節 禮

臺吏白已謝當班見百官緯判止之明日順節 禮

盛服至則無班快快去它日見緯以為言緯曰 禮

固疑公見望也且百辟卿士天子廷臣班見宰 禮

相以宰相為之長公提天武健兒據堂授禮安 禮

乎子欲用之去都頭乃可順 寶季謀 唯以其官 禮

節慙縮不敢言列傳八十八 寶季謀 唯以其官 禮

贈寶季謀一即其家拜五代趙光逢以司徒致 禮

人而巳通典 即其家拜五代趙光逢以司徒致 禮

保封齊 國公

太尉七

白秦官 太尉秦官掌 掌罰郊社 太尉掌四方兵

之事百 張禹在位三世 忠孝 牟融典職六年 勞

官志 息雲屏 永和五年鄭弘代鄧彪為太尉舉第五 勞

不雲屏 倫為司空每正朝見弘躬自卑帝知 勞

致雲母屏風分隔 錦被 朱寵為太尉食脫粟飯 勞

其間後二十三 錦被 布被上賜錦被肉米不 勞

取布被 李固常蓋布 麤飯 尉常食麤飯 厚重 周

之太尉為 安劉 高祖曰周勃厚重少文能劉 貞

人厚重 廉 楊秉貞廉曰我有 四世 楊震秉賜彪讓位 陳

拜太尉讓於胡廣王暢等臨朝 漢寵元勳任先 蕃

歎曰黃憲在吾不敢先佩印綬 漢寵元勳任先 蕃

周勃 晉尊頌德 **不通州縣書** 王寵為太尉在位

書其所辟命皆 **父來** 張酺為太尉父尚在酺每

是海內之長者 **禮錢** 於羊士靈帝為

會正臘公卿罷朝俱賀奉 **輸西園** 帝時貨

酒上有極歡人莫不榮之 **臨軒懸樂** 見上

三公皆輸禮錢千萬有舉緼袍 **辭** 劉寔拜

示之曰臣有唯此而已遂不拜 **唐興太尉惟七人** 李德

賂中官及輸西園一 **孔** 裕策

萬億故位至太尉也 **唐興太尉惟七人** 李德

陳年老固辭上不許 **唐興太尉惟七人** 李德

賜几杖宅一區不朝 **唐興太尉惟七人** 李德

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德裕固讓言唐興太尉

惟七人尚父子儀乃不敢拜近王智興李不義

皆超拜保傅蓋惜重此官裴度為司徒十年亦

不遷臣願守舊秩足矣帝曰吾恨無官酬公母

固辭列傳 **毛髮森豎** 宣宗即位德裕奉冊太極

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毛髮為森 **秦王兼之**

豎即日罷為檢校司徒荆南節度使 **秦王兼之**

武德初秦王兼之永徽錄尚書 **錄尚書** 續漢書曰帝初

司馬

乘輿上殿 魏華歆事

自祈父 大司馬 **睢鳩** 傳曰少昊氏以鳥名官睢

鷲而有別故命為 **統六師** 尚書司馬統六師平

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 **田苴立功** 史記晏子薦

統正六軍治邦國之亂 **田苴立功** 田苴曰文能

附眾武能却敵乃 **景舍辭賞** 景舍為大司馬伐

為大司馬立大功 **景舍辭賞** 蔡有功楚王賞之

舍辭 **司武** 宋司馬 **周用呂尚** 太公望 **漢寵霍光** 光

勲寵崇漢推大節選在當歸馬之朝雖云無事
然雖鳩之職均萬人周禮司馬掌邦典政以平
用備不虞均萬人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人

司徒

白周書薄為農父農父司徒也公近也違統也
於兆民以成父子緇衣鄭武公父子並為周司

乎其教也為賦緇衣以明有國善善之功也祝鳩傳少昊

詩曰緇衣之宜予又改為祝鳩氏以鳥

名官祝鳩氏司徒也注云祝掌邦教書曰司徒

鳩孝故司徒也主教民也掌五教帝曰契百姓

五典擾兆民注地官也敬敷五教不親五品不

遜汝作司徒敬敷契為司徒而民成教之法五

五教在寬云云八政禮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

六禮七教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

政以防民淫芮伯書成王以芮君牙

道德以同風俗芮伯伯為司徒

作周大司徒曰弘地官掌土地之圖周禮乃立

敷五典和人則地官掌土地之圖與儉後漢儉寬為

其民人之數佐王安擾邦國儉司徒卧布被

又華歆為司徒以祿賜故人親戚帝又王良妻

柴吏鮑恢不夢吳錄丁固夢松生腹上占者曰

識知乃歎之夢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年果為

三讓蔡謨字道明遷司徒固讓親舊曰我若作

辭樂劔晉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冕服安帝詔侍

之司徒可袞冕服綠小車晉王戎為司徒委事長

綖羽葆鼓吹也漢用元勲任崇晉推碩德

揜腰使望門而出入漢用元勲任崇晉推碩德

人不知其是台司漢用元勲任崇晉推碩德

選在况當至理之朝宜重薄當歸馬之代居祝

山濤况當至理之朝宜重薄當歸馬之代居祝

正

官**教典**周禮司徒掌邦教典以安

無忌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

羣臣已罷獨留無忌元齡勸言東宮事因曰我

三子一弟未不知所立吾心無仰即投床取佩刀

自向無忌等敬爭抱特奪刀授晉王而請帝所

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異議者

斬帝顧王曰舅許汝矣宜即謝王乃拜傳三十

國家再造郭子儀收東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

邑千戶入朝帝遣具軍容迎灞上勞之曰**李晟**

國家再造卿力也子儀頓首謝傳六十二

收長安李晟至梁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

人不識旂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帝曰天生

晟為社稷萬人豈獨朕哉拜晟司徒兼中書令

實封千戶**中人不朝服**孔緯加司徒帝將郊見

傳七十戶**中人不朝服**中尉樞密使索宰相朝

服有司白中人無衣冠助祭中尉怒責禮官必

得緯言中人不朝服國典也陛下欲假借之則

請以所兼官為之服諫官固執帝召謂**百官志**

曰方舉大禮為我容之列傳八十八

司徒一人唐史**品秩章服皆同太尉**復為三公

司空若順也保安也宏父司

白周禮若保宏父定辟空也辟君也言能順安

司空之職而任之也**掌邦土**民時地利注冬官卿

也主國土以居民也士農工商四**鳴鳩**傳少昊

官鳩鳩氏司空也注云鳩**平水土**舜命伯禹作

禹汝平水土惟**典職六年**後漢牟融為司空數

時懋哉懋勉也**兼領**書成王時毛伯為**歸免**漢彭

特加太尉

宣為

司空王莽傳權宣乃上書乞骸骨上印綬歸鄉

又後漢第五倫為司空自陳老病乞歸帝詔以

二千石又東觀漢記宗堪為司空十兼總二官

奉終張華以中書辭官徐邈為司空歎曰三公論道

監兼司空不拜及沒後制賜故臨軒懸樂見三公

參之固亂不拜及沒後制賜故臨軒懸樂見三公

受規瀉陸玩字上瑤既拜司空有人詰之索酒杯

莫傾人梁棟耶玩笑曰感卿良箴既而歎謂客

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談者以為知言

當歸馬之朝奉鳴鳩事典周禮司空掌事典以

生萬以讖命官後漢王梁君嚴世祖即位以赤

水神司空水土之官孔仍總朝政房元齡進司

遂擢梁為大司空空仍總朝政固辭帝遣使謂曰遜誠美德也然國家相眷賴

久一曰去良弼如云左右手顧公筋力未衰母

多辭列以外戚位三公長孫無忌進司空知門

傳二十高士廉口陳以外戚位三公嫌議者謂天子

以私后家帝曰朕任官必以才不者雖親若襄

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弃也詔

曰黃帝得力牧為五帝先夏禹得咎繇為三王

祖齊威得管仲為五伯長朕得公自唐以來無

遂定天下公其勿遜列傳三十

特拜者馬胤孫時馮道拜司空自唐以來

然或曰司空三公宰相職也當參為大政而宰

相盧文紀獨以為司空之職祭祀掃除而已胤

孫皆不負外郎一人直第裴寂策司空遣尚書

能決直寂第其為崇貴如此太宗祠南郊命寂與長

孫無忌同昇金輅寂辭讓太宗曰以公有佐命

之勳無忌亦宣力於朕同載至親亦不虛授孫

參乘非公而誰遂同乘而歸至親亦不虛授孫

無忌策拜司空固辭不許太宗曰朕之授官必

擇才行若才行不至縱朕至親亦不虛授舊史

史

三公不居宰輔

王思禮代李光弼為河東節度副大使從平祿山收東京上元

元年加司空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惟思禮而已

楊國忠

天寶十三載拜楊

國忠為司空其日雨止通典

門下侍郎

十一

白拜於牀下

漢成帝拜張禹少子恥同列魏玄

為黃門侍郎與皇后弟毛曾同坐

張華

字茂先為黃門

侍郎博覽圖籍四海之內若指掌千門萬戶盡地而成

孔

門下侍郎二人

正三品掌貳侍中之職

百官志

龍朔二年改黃

門侍郎曰東臺侍郎武后垂拱元年曰鸞臺侍

郎天寶元年曰門下侍郎乾光元年曰黃門侍

郎大歷二年復舊

同參知機務薛稷遷黃門侍

崔日用數爭

兄弟對管華近

温大雅弟彦博大

博亦為中書侍郎兄弟對管華近帝嘗從容曰我起晉陽為卿一門爾

制敕不便

輒駁正

李义改黃門侍郎制敕不便輒駁正貴

不可過爾

奉身纔一布囊

盧懷束帶至晚未嘗

休偃

崔元綜長壽中遷鸞臺侍郎勤於政諫修

蓬萊宮

張文瓘為東臺侍郎時造蓬萊上陽合

百姓不可不養養之逸則富以康使之勞則怨

以叛秦皇漢武廣事四夷多造宮室使士崩瓦

弊不去必構禍難商鑒不遠近在清朝臣願稍

安撫之無使生士可殺不可辱張廷珪遷黃門

蔣挺以監決杖刑稍輕朝堂杖之廷珪奏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即殺當流即流不可決杖士可殺不可辱也議者以廷珪之言為是也並舊史

中書侍郎 十二

白晝餅魏明帝詔舉中書侍郎為吏部尚書盧毓曰得人與不在盧生耳舉選莫取名如晝作餅不可啖毓舉又裴潛風神高邁為韓暨敦篤至行帝乃用之

門見者皆**監令同車**見上令**孔侍郎二人正三**肅然改容

品掌貳令之職朝廷大政參議焉百官**品第四**

特豫宴于志寧為中書侍郎太宗嘗宴近臣問志寧豫宴安在在司奏勅召三品志寧

品第四帝悟**犯吾鱗禪闕失**郎與韋挺虞世南

特詔豫宴**犯吾鱗禪闕失**郎與韋挺虞世南

姚思廉論事稱旨帝設宴具召四人者謂曰我聞神龍可擾以馴然領有逆鱗嬰者死人君亦

有之卿至意故舉酒以相樂也各賜帛有差**忠**

勤見表崔知悌與載至德郝處俊等同執政久賜飛白贊而知悌以忠勤見表

明習故事文辭詔敕多出其手郭正**問所以制**

戎者郭正一傳劉審禮與吐蕃戰大敗高宗詔羣公問所以制戎者正一曰吐蕃曠年梗

寇師數出坐費糧資近討則瘞威深入則莫得其巢穴今上策莫如少募兵且明烽堠勿事侵

擾頃數年之遲力有餘人**遼東周箕子國**温彦博遷

思戰一舉可破矣帝納之

侍郎高麗貢方物高祖欲讓而不臣彦博執不

可曰遼東本周箕子國漢玄菟郡不使吐面則

四夷何所瞻**詔令叢繁裁可占授少選可待也**

仰帝納而止

劉禕之擢中書侍郎同三品是時詔令叢繁禕之思致華敏裁可占授少選可待也列傳四十

三**以諂佞取容**王琚始為中書侍郎母居洛陽來京師讓琚曰爾家上世皆州

縣職今汝無攻城野戰勞以謫佞取容海內切
 齒吾恐汝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瑀卒不免傳
 四十**美官**蘇頌起為工部侍郎帝問宰相有自
 六任賢惟所命何資之計乃詔以頌為中書侍郎
 帝勞曰方美官缺每欲用卿然宰相議遂無及
 者朕為卿**諫東西兩朋**郝處俊為中書侍郎高
 恨傳五十**諫東西兩朋**宗御殿觀酺時京城四
 縣及太常音樂分為東西兩朋帝令雍王賢為
 東朋周王潭為西朋務以角勝為樂處俊諫曰
 臣聞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
 也伏以二王春秋尚少意趣未定當須惟多讓
 美相敬如一今忽分為二朋遞相誇競非所以
 道仁義示和睦也高宗矍然曰卿之遠識非眾
 人所**中樞**白居易除裴均中書侍郎
 及**中樞**制宜登中樞以副僉望

僕射十三

白端揆之司僕射**樞機之重**晉紀武帝詔曰侍中
 射

心之任始總樞機之重
 加左僕射祐字叔子**贊治道**謝安為僕射制
 道**統留事**魏志徐宣左僕射加侍中車駕幸許
 昌宣總留事帝還主司奏呈文書帝

曰吾與僕**暮出**顧和字君孝為僕射以母老辭
 射何異也制書屢不特聽暮出朝還其優

遇如**不朝**疾制聽坐家視事**三日**世說周顛為
 此危亂常飲酒醉三日不**墮車**王常為僕射常墮

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晉寵元勳**選在任**左揆右揆**
 僕射**魏尊碩德**徐宣

左右**左右**百官表建安中以執金吾榮邵為尚
 僕射書左僕射僕射有左右自此始也

山濤清虛晉以山濤清虛恬**僕射領選**齊職儀
 簡轉為左僕射

以尚書僕射毛玠領選曹晉以僕射**各一人**
 山濤領吏部後依擬至今或領焉

從二品掌統理六官為令之貳令闕則總省事

劾御史糾不當百官志三十七龍朔二年改左右僕射

曰左右匡政光宅元年曰文昌左右相開元元

年曰左右丞相天寶元年復同尚食日給御膳

裴寂拜尚書右僕射賜服玩不貲詔視朝必引

與同坐入閣則延卧內言無不從呼為裴監不

名也貴震當約天下已定許上印綬寂遷左僕

世列傳十含章殿歡甚寂頓首曰始陛下發太原約天下

已定許上印綬今四海安願賜骸骨歸田里

帝泣下曰未也要當相與老爾公為宗不以私

臣我為太上皇道遙晚歲不亦善乎

害義屈突通判俠東道行臺左僕射從討王世

二子何通曰臣老矣不足當重任然疇昔陛下

釋俘累加恩禮以蒙更生是時口與心誓以死

許國今日之行正當先驅二兒死自其分終上

不以私害義帝太息曰烈士狗節吾今見之

疏辭疾劉仁軌拜左僕射太孫廢仁軌專知留

以規后傳大事闕僕射房元齡進尚書左僕射

廣耳目訪賢才此聞閱牒訟日數百豈暇共筦

求人哉乃勅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闕僕射

朝政杜如晦進位尚書右僕射仍領選與房元

時浩然以令僕委載胄會僕射蕭瑀免帝謂胄

歸重下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委卿胄明敏長於操

決無宿疑議者美其振職武德以來殆無其輩

解事僕射戴至德遷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為

本末理直者密為奏終不顯私恩由是當時多

稱仁軌號解事僕射嘗更日聽訟有姬詣省至

德已取牒姬乃復取曰初以為解事僕射今乃

非是至德笑而還之伏其長者或以問至德

荅曰慶賞刑罰人主之柄為臣至本省具朝服

豈得與人主爭也帝知歎美

東

劍佩 裴耀卿天寶初進尚書左僕射俄改右僕射而李林甫代之上曰林甫至本省具朝服劍佩博士導郎官唱接禮畢就耀卿聽事乃常服以贊者主事導唱林甫驚曰班爵與公同而禮數異何也耀卿曰比苦眩不堪重衣又郎博士紛泊非病士所宜林甫默然慙

不答 而禮數異何也耀卿曰比苦眩不堪重衣又郎博士紛泊非病士所宜林甫默然慙

四品官拜 李程再為僕射先是元和長慶時僕射視事百官皆賀四品以下官答拜

大和四年詔不答拜王涯竇易直行之自如程循其故不自安言諸朝御史中丞李漢謂不答拜禮太重文宗不許聽

知選聽就第注官 裴遵用太和詔書議者不善聽就第注官裴遵

右僕射復知選事朝廷優其老聽

檢校右僕射 就第注官時以為榮傳六十五

詔宰相百官送至省 田神功大曆二年來朝檢校右僕射詔宰相百官送至省

至省傳 **師長百僚** 劉宴常衣執政忌宴有公望

六十九 **自用隔品** 為左僕射實欲奪其權帝以計務方

治詔以僕射領使如舊傳七十四

致恭 竇易直檢校尚書右僕射易直以公潔自慶議僕射上儀不與隔品官亢禮易直為中丞

奏駁之及為僕射乃自用隔品致恭為時鄙笑

傳七 **望冠一時** 李絳寶歷初拜尚書左僕射絳

賢不肖太分屢為讒 **以宿德進** 鄭餘慶遷左僕

邪所中傳七十七 **賦朝天行以獻** 張建封檢

餘慶以宿德進公論 **賦朝天行以獻** 張建封檢

浩然歸重傳九十 **賦朝天行以獻** 張建封檢

僕射十三年來朝帝不待日召見延英殿詔會朝赴大夫班以示殊寵建封賦朝天行以獻帝眷遇異等賜名馬 **交騎不避** 王璠拜御史中丞珍具傳八十三 **交騎不避** 王璠拜御史中丞道直僕射李絳交 **位次三公** 陳夷行進位尚書騎不避傳一百四 **位次三公** 陳夷行進位尚書拜乃奏僕射始視事受四品官拜無著令且開元元年以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位次三公三公上日答拜而僕射受之非是望教所司約三公上儀著定令詔可始累朝紛議不決至夷行

遂檢校官重則從其班射令狐楚檢校尚書右僕

定其班楚以吏部自有賜靈壽杖李靖遷尚書右

品固辭有詔嘉允恂似不能言以沉厚稱辭旨疏躁射正觀初房

元齡杜如晦新得君事任稍分瑀不能無固辭

少望乘鐔切詆辭旨疏躁太常怒廢于家

蕭俛自謂輔政淺固辭僕射換上日唱授按送

吏部尚書右避選事徙兵部

印皆尚書郎為之裴均元和三年入為尚書右

書郎為之文武四品五品郎官御史拜廷下三

御史中丞左右丞升階答拜時以為禮太重

世居此官高儉遷右僕射儉三世居此官世榮

少師手詔曰端拱三川不憂關中者性豪侈裴

以屬卿也父之請致仕聽解僕射

三拜性豪侈既素貴輿服食飲皆光麗珍豐攄

馬直數百金者常十數每廣會賓客不能名其

與御射始倫之歸蕭瑀數薦之及是瑀為左僕

射每議事倫初堅定至帝前輒變易由是有隙

貞觀元年感疾卧尚書省師長庶官僕射李絳

帝親臨視命尚輩送還第師長庶官僕射李絳

與御史中丞王璠相遇於道車不為之却因上

言故事云左右僕射師長庶官開元時以為左

右丞相其後雖去三事機務猶總百司之權表

狀之中不書其姓尚書以下每日合衙上日百

寮列班宰相送上中丞御史列位于庭禮數之

崇中外持異所以自武德貞觀以來聖君賢臣

布政除弊不革此禮謂為合宜苟有不安尋亦

合廢近年緣有才不當位恩加特拜者遂從權

便不用舊儀酌於羣情事實未當今或有僕射

初除就中丞院門相見者即與就參何殊中丞

新受亦無見僕射處除拜必加同中書門下平

憲度乖宜乃罷璠

章事貞觀末除拜僕射必加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及參知機務等名方為宰相不然則否

事及參知機務等名方為宰相不然則否

事及參知機務等名方為宰相不然則否

事及參知機務等名方為宰相不然則否

事及參知機務等名方為宰相不然則否

事及參知機務等名方為宰相不然則否

貞觀末除拜僕射必加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及參知機務等名方為宰相不然則否

事及參知機務等名方為宰相不然則否

然為僕射者亦無不加焉至天寶元年議曰僕射秦官其名則罕有加者通典天寶元年議曰僕射秦官其名則微其職甚細東漢以後雖委任漸重職司會府而非師長之職也今尚書令總領衆務舉特綱目僕射貳之誠為崇重且非統國政宰天下之任安有僕射因改丞相之名都無丞相之實而為百寮師長也又與丞郎絕禮若不隔品致敬則諸司長官與隔品寮屬其可絕禮乎斯不左揆元稹加陳楚左僕射制端揆然矣同上

左揆 加之左揆以盛中權

端右 同上授李絳右僕射兼兵部尚書制

端右 射兼兵部尚書制

同上授韋臯左僕射制

端右 射兼兵部尚書制

罷去職勞正名端揆

端右可以旁

右揆 白居易加程執恭右僕射即綏於戎政

其家拜

韓文檢校左僕射劉公墓銘昌裔拜陳州刺史兩界桑葉交跡就拜尚書右僕射

封郎必居此座

封德彝之

射得病視政不時請去職

即其家拜檢校左僕射

少也僕射楊素見而奇之遂妻與姪女常撫座曰封郎必居此座

死楊素曰封郎當得僕射此未必死使人求之封公抱得一板泛沒於大海中力盡欲放之忽憶楊公之言復勉力持之曾前為板所摩擊肉破至骨衆接救得之後果官至僕射見定命錄

第一人李揆

德宗幸山南用揆為入蕃會盟使拜尚書左僕射揆辭老恐死道路

不能達命帝惻然把曰和戎者當練朝廷事非揆不可異時年少揆者不敢辭揆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

尚書改僕射

為遷

舊史楊志誠檢校工部尚書知節度事七年轉檢校吏部尚書詔下進奏官徐迪詣

中書白宰相曰軍中不識朝廷體位只知自尚書改僕射為遷何知工部轉吏部為美且軍事盛飾以待新恩一旦復為尚書軍中必慚今中使往被其勢恐不得出及使至其廉奔還奏曰揚志誠怒不得僕射三軍亦有怨言志誠遣將王文穎謝恩并讓官復賜官告批荅文穎不受而歸朝廷納裴度言務以含垢下一門三僕射詔諭之因再遣使加尚書右僕射

左僕射韋安石三從兄待價右僕射從姪巨源
右僕射一門三僕射衣冠之盛無以加也西京
雜記專以錢穀進王播大和元年入朝拜左僕射
復輔政累封太原郡公時韋處

厚當國以獻替自任天子嚮之播
僕射不知政
事自武德至長慶四年已前僕射並是正宰相
神龍初豆盧欽望為僕射不帶同中書門下

三品不敢參議政事後加知軍國事韋安石為
僕射東都留守不帶同三品自後僕射不知政

事矣唐寵待之禮當時無儔李珣牛僧孺碑公
新語

僕射召王人就賜官告特明異禮公一對而歸
不詣相第又加相印出為漢南節度使制出上

悔之欲追成命公固辭出都門特賜清廟六器
宣日以御精忠用以貺別寵待之禮當時無儔

樞密十四

孔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

唐常以宦者為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

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於外

也史權侂宰相至崇韜重誨為之始復唐樞密

武事任樞密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事任宰相

相自此失機密之任安重郭崇韜不欲馬紹宏

在已上初崇韜與宦者馬紹宏俱為中門使而

使而韜不欲馬紹宏在已上乃以事無巨細一

張居翰為樞密使紹宏為宣徽使

以委之桑維翰拜中書令復為樞密使事無巨

傳詔書救千人濫死唐張居翰掖庭令張從政

偽蜀王衍既降詔遷其族於洛陽行及川秦時
關東已亂莊宗慮衍為變遣中官馳騎賫詔殺

之詔王衍一行並宜殺戮其詔已經書時居翰
在密地覆視其詔乃措去行字改為家字及衍
就戮於秦川驛止族其近屬而已其偽官及
從行者尚千餘人皆免其枉濫居翰力也

左右丞 十五

孔正四品 左丞一人正四品上右丞一人正四品下百官司志 **掌辨六官**

之儀糾正省內劾御史舉不當者吏部戶部禮

部左丞總焉兵部刑部工部右丞總焉 同龍朔

元年改左右丞曰左右肅機 同判訴牒 肅機化

及子訴治先蔭昉方食未即判遽曰肅機而未

食庸知天下有冤而求食乎昉怒取牒書曰父

弒隋主子訴隋資 **示四方盛德** 張行成檢校尚

可乎人服其敏 幸靈州詔皇太子從行成諫曰皇太子宜留監

國對百寮日决庶務既為京師重且示四方盛

德帝以為 **在職修舉** 馮元常歷尚書左丞嘗密

忠遷侍中 雖置其計而內然之由是為武后所惡元常振

在職脩舉識覽澄遠帝委遇特厚傳三十六 **振**

明綱 韋思謙累尚書左丞能振明 **三世居** 韋

天寶中授左丞凡三 **郎吏肅然望風脩整** 景洪

世居之傳四十一 尚書左丞駁正吏銓所除六十餘官不當進資

於是鄭細丁公著揚嗣復皆奪俸郎吏肅然望

風脩 **時重其有守** 裴苦遷尚書右丞時李巽以

就本曹經創已半會倍至以為不可異 **不置僕**

雖怙恩而羗猶撒之時重其有守本傳 **射** 字文融祖節貞觀中為尚書右丞謹幹自將

二百勞之曰朕比不置僕射 **趙璟堪此** 璟拜給

正以公在省耳傳五十九 安公主降回紇詔關播為使而璟以御史中丞

副之異時使者多私貴以市馬規利入獨璟不

啓

然使未還尚書右丞缺帝曰趙士大夫壯其節

環堪此遂以命之傳七十五董晉改尚書左丞是時右丞元琇為韓滉排進

得罪滉勢振朝廷晉見宰相誦元琇非罪士大夫壯其節

傳七十六建言有司斷獄必刑部審覆自李林甫楊國忠當

事有司斷獄必刑部審覆自李林甫楊國忠當國專作威福許有司就宰相府斷事尚書以下

未省即署乖謹恤意請如正直朕所自知趙洵

故便詔可故詳復自此始正直朕所自知趙洵

不為觀察使所容奏免官帝見其名問宰相曰

是豈永泰時御史乎對曰然詔拜尚書左丞既

至勞之曰卿正直朕所恭謹不去位尚書左丞

自知乃以罪聞不信也恭謹不去位尚書左丞

會宣墨麻羣臣在廷方大寒稍稍引避用清察

徽素恭謹不去位久而因告老不許用清察

稱崔善為累尚書左丞用清察稱諸曹吏惡之

任帝聞勉之曰昔齊末姦吏歌斛律明月而高

緯闇不察至滅其家朕雖不德幸免是因下令

購諂者特詔賜錢戴胄遷尚書左丞矜健于職

諂乃止尚書右丞相健于上言郎官不可賞能

劉泊拜尚書右丞相健于上言郎官不可賞能

職於尚書復始如徵時上言郎官不可賞能

吏韋溫遷尚書右丞鹽鐵推官姚勗按大獄帝

上言郎官清選不可賞能吏帝命中人諭振舉

綱目略無留事

仁約奏曰陛下為官擇人無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之深矣微臣盡命之日矣振舉綱目略無留事羣曹

左綱右轄

我太宗皇帝嘗謂尚書丞百職通典左綱右轄

綱維事一失中則天下有受其弊者因命戴胄

脩事理人于今稱之故吾前命佳從持左

綱今命承宣操右轄衆口藉藉頗為得人

六曹

事同上孔揆授尚書左丞制尚書丞掌決百

者可以糾吏惟無
瑕者可以律人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七十一



